

國立編譯館主編
中國唐代學會編

中華
叢書

唐代研究論集

第三輯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唐代研究論集，第三輯／中國唐代學會編．——初版．

——臺北市：新文豐，民81

面：公分，——（中華叢書）

ISBN 957-17-0697-3（精裝）

——ISBN 957-17-0698-1（平裝）

1. 中國—文化—唐（618-907）—論文，講詞等

634.07

81005485

中華民國八十一年十一月初版

中華
叢書
唐代研究論集
第三輯

精裝一冊基價 一二·九元
平裝 一二·〇元

編者：中國唐代學會

主編者：國立編譯館

著作權人：國立編譯館

發行人：高本釗

發行及
印刷所：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台北市雙園街九十六號

電話：三〇六〇七五七·三〇八八六二四

門市部：台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二十號八樓

電話：三四一五二九三·三四一五二九四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六四九號

郵政劃撥：〇一〇〇四四二六號

版權所有·禁止翻印

唐代研究論集 凡例

- 一、本論集所選取諸論文，是以三十八年以後發表的中文學術論文爲原則。
- 二、蒐集範圍，包括文學、史學、哲學、藝術、敦煌學及其他等。
- 三、今後視經費許可，仍將編續集，以利參考。
- 四、選錄諸論文，皆獲原作者同意，謹申謝忱。

唐代研究論集第三輯 目錄

敦煌唐人陷蕃詩集殘卷作者的新探測·····	潘重規·····	一
敦煌寫卷之書法·····	饒宗頤·····	二一
敦煌寫卷中武后新字之調查研究·····	王三慶·····	五七
虞世南帝王略論兩寫本校記·····	林聰明·····	一一五
王昌齡生平及其詩論·····	王夢鷗·····	一七七
從唐三彩看唐詩世界·····	邱燮友·····	二一三
初唐詩重探·····	呂正惠·····	二六三
論杜甫「戲爲六絕句」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理論意義·····	蔡英俊·····	二八五
從韓柳文論唐代古文運動的美學意義·····	柯慶明·····	三一九
簡論唐代古文運動中的文學集團·····	何寄澎·····	三四七

元和中興之研究·····	李樹桐·····	三六一
唐代三峽水運小記·····	嚴耕望·····	四一九
中世敦煌與成都之間的交通路線·····	陳祚龍·····	四三三
李淵崛起之分析·····	毛漢光·····	四四七
唐代馬嵬之變的政治意義及安史亂後宰相制度變化的趨勢·····	王吉林·····	四八七
唐代的人口·····	楊 遠·····	五三五
舊唐書地理志舊領縣戶口考·····	黃約瑟·····	六二七
「史通」析微·····	龔鵬程·····	六九五
試論隋唐的山東與關東·····	張榮芳·····	七三七
唐代前期財政決斷權的轉移及戶尙選拔問題·····	盧建榮·····	七六七

敦煌唐人陷蕃詩集殘卷作者的新探測

潘重規

敦煌是甘肅省西北部最大的一個縣份。它位居河西走廊的起點。漢唐以來，成爲東西交通的孔道，古今艷稱爲絲綢之路；張騫出使，玄奘取經，皆由此道往來。但自唐玄宗天寶十四載（西元七五五年）安史之亂發生後，因內政紊亂，邊防空虛，到唐德宗建中二年（西元七八一年），沙州（唐朝設沙州於敦煌）便爲吐蕃人所佔領。淪陷後六十七年，即唐宣宗大中二年（西元八四八年），沙州人張義潮率領當地各族人起義，收復失地，唐朝任命他爲歸義軍節度使，敦煌纔復歸中國版圖。自吐蕃攻佔河西，敦煌和河西地區發生了許多重大事件，但史書上卻極其簡略，形成這一段時期、這一區域歷史上的空白。敦煌學專家會根據石室遺書文物，進行探索。關於文學方面，王重民先生曾發掘整理出不少資料。有一部份，王氏逝世後，經舒學先生整理，題名「敦煌唐人詩集殘卷」，發表在敦煌資料第一輯。舒氏曾加說明云：「敦煌卷子中，有一個殘卷錄有若干詩篇（編號爲伯二五五五）。其中有唐人詩作七十二首，爲唐朝中期我國國內民族戰爭中被吐蕃俘虜的兩個敦煌漢

族人所作。這些詩，過去沒有見過著錄，全唐詩也沒有收入。這兩個殘詩集的作者：一個姓名不可考，是唐德宗建中二年（七八一）吐蕃攻佔敦煌後，在此年初秋被押解離開敦煌，經過一年零一、二個月的時間，由墨離海、青海、赤嶺、白水、到達臨蕃。另一個是馬雲奇，大概是公元七八七年吐蕃攻佔安西後，從敦煌出發，經過淡水，被押送到安西。他們這些詩，按時間先後編排，記錄了作者沿途的見聞和感慨。他們所經歷的時間，正是吐蕃的極盛時代。他們所經過的地區，在被吐蕃佔領後便失去記載，在唐代史書上幾乎成爲一個空白。因此，這些詩雖算不得文學上的好作品，內容上也有些糟粕，但在歷史上是很可寶貴的紀行詩，也是研究這段歷史的有用的參考材料。」舒君整理發表這篇文章之後，劉修業女士整理王重民遺稿，有一篇題名「補全唐詩拾遺」，發表於《文史論叢》（一九八一年第四期），也將此陷蕃殘卷收入。陰法魯教授根據王重民遺稿「補全唐詩拾遺」，發表了「敦煌唐末佚詩所反映的當地狀況」一文（《西北史地雜誌》，一九八二年第三期，蘭州大學歷史系出版），也承襲陷蕃詩人有一個馬雲奇的說法。我在巴黎國家圖書館東方稿本部披閱敦煌原卷，發現馬雲奇是陷蕃詩集作者之一的說法是錯誤的。爲了免使錯誤輾轉流傳，特草此文詳細說明，以就正於海內外通人學者。

按巴黎藏伯二五五號卷子很長，鈔寫的詩文很多，也很雜亂。卷子正面首行起「漸漸稀，見在收將且送歸」一首殘詩。接著鈔詩多首，至第四紙孔璋代李邕死表，全文未完，空白十餘行，又鈔「一生長養」五七言絕句十六首，體似詩謎，如第二首筆云：「一生長養在蓬門，久在公衙不立

勳，蒙得都官配入管，平明點著墨離君。」以下空隔約兩行位置，開始寫「冬出敦煌郡入退渾國朝發馬圈之作」，即唐人陷蕃詩歌。至五十八、九首「閨情」後，又鈔承議郎前廬州合肥縣令劉商的胡笳十八拍，十八拍後有題一行，云：「落蕃人毛押牙遂笳一拍因爲十九拍」，並詩一首。接著鈔江州刺史劉長卿的高興歌、娥眉怨、畫屏怨等詩，及劉希夷的白頭老翁等詩，接著又鈔竇昊的爲肅州刺史劉臣璧答南蕃書。以上正面小字鈔寫，似同一人手蹟。卷字背面字較大，筆勢也較飛動遒健，似另一人所書。首行起「帝城春，松篁翠色能藏馬，桃李垂陰可借人」一首七言詩。接鈔月賦、從軍行，皆無作者姓名。又接鈔江行遇梅花之作，有作者岑參姓名，又接鈔冀國夫人歌詞七首、詠拗籠籌、閨情五首，皆無作者姓名。接著便是「懷素師草書歌」，題下有作者馬雲奇姓名，以後是沒有作者姓名的白雲歌，有題解云：「予時落殊俗，隨蕃軍望之，感之而作。」一直到「諸公破落官蕃中制作」、「贈樂使君」，皆是陷蕃之作。白雲歌字又較小，略與正面陷蕃詩相近。以下各詩字又較大。諦觀馬雲奇懷素師草書歌一首，字體較陷蕃詩爲大；筆迹似另一人所書。即使是同一鈔手，也未必是同一人的作品。因爲敦煌卷子鈔寫的情況非常複雜，絕對不可根據一首詩的作者，便牽連以下沒有作者姓名的詩篇歸屬爲同一人作品。例如本卷岑參江行遇梅花之作，後面的「詠拗籠籌」詩，劉盼遂先生指出是朱灣的作品。伯二五六七號卷子「詠青」詩，無作者姓名，因上接「寒食臥疾」、「喜李少府見尋」諸篇皆孟浩然作品，故王重民「補全唐詩」也把它歸之於孟浩然。楊承祖教授撰唐寫本唐人選唐詩校記（南洋大學學報創刊號，一九六七年，新嘉坡出版），考出詠青

詩的作者是荊冬倩。可見單憑前一首詩作者的姓名，率然把接連一串無姓氏的作品認定是同一人所作，這種情況，在敦煌寫本中，是非常不可靠的。事實儘管如此，但敦煌寫本中，也並非連屬上一首作者的作品，都不是同一人所作。因此，我們必須從作品本身提出明確的證據。這一重要關鍵，便落在馬雲奇「懷素師草書歌」這首詩上。我們必須考明馬雲奇和懷素的時代，我們必須觀察陷蕃詩集的作者的年歲和作品的內容是否可以和馬雲奇配合得上。我們除了「懷素師草書歌」這首詩，對馬雲奇一無所知。我們只能從懷素生平先作一番觀察。我們如能考明懷素的生卒年歲，便可約略推斷馬雲奇的年齡，結合敦煌陷蕃年代和陷蕃詩的內容，便可判斷馬雲奇是否陷蕃詩人。下面，我們要儘量發掘有關懷素的資料，來供給解決這一問題的依據。

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的懷素「自敘帖」真蹟，對懷素草書歌，和他的生平交游，提供了極重要的資料。帖尾署大曆丁巳冬書，丁巳是大曆十二年（西元七七七）。敘中說他欲觀從前書家的奇跡，所以西游京洛，謁見當代名公，許多學士名流贈詩贊美他的草書，大書家顏真卿並爲他作敘。帖中提及贈詩的人，有張謂、盧象、王邕、朱遙、許瑤、戴叔倫、竇冀、錢起等，也撮引了他們詩中的警句。據一統志云：「懷素，零陵人，觀二王真跡及二張草書而學之，書漆盤三面俱穴，贈之歌者三十七人，皆當代名流，顏真卿作序。」可見自敘帖只引用了少數贈詩。今檢全唐詩所收錄的懷素上人草書歌，有王顥（當作邕）、朱逵（當作遙）、戴叔倫、竇冀、魯收、蘇渙、李白、任華八篇全詩，有輯自自敘帖盧象、張謂、許瑤諸人的斷句。還有錢起送外甥懷素上人歸鄉侍奉詩。另外

一篇，就是保存在敦煌石室中的馬雲奇懷素師草書歌。經我細加分疏，時期最早的，似乎是題作「草書歌行」的李白作品。考肅宗乾元二年（西元七五九），李白流夜郎途中遇赦，東返經江夏，因故人賈至適貶岳州司馬，故前往盤桓，共泛洞庭。李白如贈詩，當在此年。詩云「少年上人號懷素，」又說：「湖南七郡凡幾家，家家屏障書題遍，」詩作當在懷素早年鄉居之時。其他戴叔倫、王邕、朱遙、魯收、竇冀五人的詩，我認爲是同時的作品。戴叔倫懷素上人草書歌是首唱，王邕、朱遙、魯收、竇冀是同作。王邕是懷素本州的刺史，爲他展示表演書法，導演的可能是戴叔倫，主辦的可能是王邕。叔倫和懷素舅父錢起是詩友，也和王邕有友誼，戴叔倫有桂陽北嶺偶過野人所居即事呈王永州邕、李道州圻詩（明倫版全唐詩第五冊頁三一五），又有與虞沔州謁藏眞上人詩（同前頁三一〇七）：「故侯將我到山中，更上西峯見遠公，共問置心何處好，主人揮手指虛空。」可見懷素未出湖南鄉居時早有大名，叔倫纔會同虞沔州到山中訪問懷素。叔倫作的懷素上人草書歌（同前頁三〇七〇）更是贊譽備至。詩中說：「醉來爲我揮健筆，」也像是首唱的口吻。朱遙的詩，全唐詩作朱逵，註云：「一作遙。」但錢謙益、季振宜遞輯的全唐詩稿本（聯經影印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本）則附在戴叔倫懷素上人草書歌後，題作「又」（聯經本第二六冊頁一六五），沒有標出作者的姓名。王顥（當依帖作邕）、魯收、竇冀三人的「懷素上人草書歌」均附在戴叔倫集後，題下都有小注：「同戴叔倫作。」三人也沒有作者小傳，可見朱遙、王邕、魯收、竇冀的詩，都是繼戴叔倫而同作。並且四人的作品，可能因附在戴叔倫集中，而得流傳後世。正如同馬雲奇詩獲得敦煌鈔

本而倖存。懷素是零陵人，案唐書地理志：「永州，中，隋零陵郡。武德四年，平蕭詧，置永州，領零陵、湘源、祁陽、灌陽四縣。七年，省灌陽。貞觀元年，省祁陽縣；四年，復置。天寶元年，改爲零陵郡。乾元元年，復爲永州。」王邕爲永州刺史，當在乾元元年（西元七五八）以後。懷素乃州民，故詩云：「我牧此州喜相識，又見草書多慧力。」寶冀「懷素上人草書歌」說：「郡守王公同賦詩，」可見寶冀、王邕都是繼戴叔倫同作的。以當地長官和一時名流，聯袂賦詩來歌頌草書的絕藝，造成的轟動是可想而知的。據李白詩稱「少年上人」，朱遙詩說：「于今年少尚如此，歷觀遠代無倫比，妙絕當動鬼神泣，崔蔡幽魂更心死。」可見懷素在湖南時得名甚早。馬雲奇贈詩說：「懷素纔年三十餘，不出湖南學草書，」顏真卿草書歌序說：「精心草聖，積有歲時，江嶺之間，其名大著，」正可互相印證。以懷素草書成就之高，雖年僅三十餘歲，已陵轢古人，看起來自然覺得是年輕了。以上都是懷素未出湖南時期的名流贈詩。還有蘇渙「贈零陵僧」詩（明倫本全唐詩第四冊頁二八六七），題下有小注云：「一本下有兼送謁徐廣州，一作懷素上人草書歌。」詩中有云：「忽然告我遊南溟，言祈亞相求大名，亞相書翰凌獻之，見君絕藝必深知。」蘇渙是廣德二年（七六四）進士，累遷御史，佐湖南觀察使崔中丞幕府。渙在長沙時，曾與杜甫唱和，事在大曆四年（七六九）。徐廣州是大書家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徐浩。徐浩於大曆二年（七六七），以工部侍郎出爲廣州刺史，見唐書代宗紀。是渙贈詩當在大曆初年，其時懷素在府中華堂，當衆揮毫，邀渙賦詩相贈。最初告言將往廣州謁見徐浩。但我們從未發現徐浩和懷素往還的文字，也

許計畫往廣州，後來卻並未成行。現在敦煌發現的馬雲奇的這首歌，卻說明了懷素在「西遊上國」之前的一段經歷。根據這首詩，我們確知懷素三十多歲以前，是在湖南學草書的，而且書名已經蓋代。所以詩中說：「大誇義獻將齊德，竊比鍾繇也不如。疇昔闍黎名蓋代，隱處于今墨池在。」詩中又說：「一昨江南投亞相，盡日華堂書草障。」江南亞相，未能確指何人。江南可能是指湘楚之間。韓翃送客遊江南云：「桂水隨去遠，賞心知有餘。衣香楚山橘，手繪湘波魚。芳芷不共挹，浮雲悵離居。遙想汨羅上，弔屈秋風初。」蘇渙的府主崔瓘，在大曆五年自澧州刺史遷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湖南都團練觀察處置使（見唐詩列傳第六五）。潭州府治長沙，如果懷素所投的江南亞相是崔瓘，於情事似乎也頗相合。馬雲奇贈詩說：「聞道懷書西入秦，客中相送轉相親。」懷素確實是經過江南煊赫一時之後，「西遊上國」。而且也可從任華懷素上人草書歌（明倫版全唐詩第四冊頁二九〇三）獲得證明。詩說：

「人謂爾從江南來，我謂爾從天上來。負顛狂之墨妙，有顛狂之逸才。狂僧前日動京華，朝騎王公大人馬，暮宿王公大人家。誰不造素屏，誰不塗粉壁，粉壁搖晴光，素壁凝曉霜，待君揮灑兮不可弭忘。」

可見懷素「西遊上國」前確有「江南投亞相」一段事實。不過任華要形容懷素是天上人，偏要說他不是從江南來罷了。任華詩末又說：

「狂僧狂僧爾雖有絕藝，猶當假良媒。不因禮部張公將爾來，如何得聲名一旦喧九垓。」

據詩意，懷素「西遊上國」，可能是張謂自江南偕攜懷素同行的。唐詩紀事卷二五：「謂登天寶二年進士第。奉使長沙，嘗作長沙風土記，云：『巨唐八葉，元聖六載，正言待罪湘東。』乾天中，謂以尚書郎出使夏口，沔州牧杜公觴之於江城之南湖。謂命李白標之嘉名，白目爲郎官湖云。謂，大曆間爲禮部侍郎，典七年、八年、九年貢舉。」是張謂頗有往來湘鄂間的紀錄。顏真卿敘說：「今禮部侍郎張公謂賞其不羈，引以遊處，」與「禮部張公將爾來」詩句，事實也相符合。還有，自敘帖中提到的從父錢起，似乎是懷素的舅父。錢起的詩題是「送外甥懷素上人歸鄉侍奉」（明倫版全唐詩第四冊頁二六六二），詩云：

「釋子吾家寶，神清慧有餘。能翻梵王字，妙盡伯英書。遠鶴無前侶，孤雲寄太虛。狂來輕世界，醉裏得眞如。飛錫離鄉久，寧親喜臘初。故池殘雪滿，寒柳霽煙疏。壽酒還嘗藥，晨餐不薦魚。遙知禪誦外，健筆賦閒居。」

這首詩可能是懷素出遊後回鄉時的送行之作。總之，我們從當時人和懷素往還的詩歌，對懷素的行迹獲得比較明晰的認識。至於懷素的生卒年歲，據陳垣釋氏疑年錄云：

「京師恒濟寺懷素，南陽范氏，此玄奘弟子也。貞元間，有善書懷素，全唐詩、全唐文均誤認爲一人。……藏眞懷素，長沙錢氏，書史會要等誤爲玄奘門人，不知兩懷素相距百年也。唐貞元十五年（七九九）年六十三（七三七—？）。書苑菁華陸羽撰傳無年歲。今據懷素草書千文自題，見式古堂書考八。然書考又有素草書清淨經，款題貞元元年，年六十

一。兩卷年歲不同，必有一贗。」

規案：據小字千文末題：「貞元十五年六月十七日於零陵書，時六十有三。」則當生於開元二十五年（七三七）。據清淨經末題：「貞元元年八月廿三日西太平寺沙門懷素藏真書，時年六十一歲。」則當生於開元十三年（七二五）。陳氏據李白贈素詩有「少年上人號懷素」之句，以李卒於寶應元年（七六二），年六十餘，據千文李卒時素年二十六，據清淨經李卒時素年三十八。故從千文說。然李白詩自蘇東坡以下，頗有人疑爲僞，不能算是堅證。即使李卒時素年三十八，也與馬詩「懷素纔年三十餘，不出湖南學草書」之言合。陳氏又疑「素自敍稱錢起爲從父，起爲大曆十才子之一，其贈素詩有『釋子吾家寶，神清慧有餘』」之句，據清淨經大曆末素已五十五。」案，唐書卷一百六十八：「起，天寶十年（七五一）登進士第。試湘靈鼓瑟詩。」唐人成進士者年事往往高達四五十歲，如起年四十登第，下距素書自敍帖時二十六年，起年已六十有六，長懷素逾十歲。年輩皆無不合。即如自敍帖書於大曆十二年丁巳（西元七七七），稱「顏刑部書家者流，精極筆法，水鏡之辨，許在末行。」懷素自居後輩。據顏魯公年譜：「大曆十二年，公年六十九。八月，爲刑部尚書。」是寫自敍帖時，魯公正居京師。論年齡，錢顏皆可稱前輩。翁同文教授「懷素生年二說及其名下千字文二本問題」（藝林叢考頁二五八）曾引懷素「藏真帖」云：「懷素字藏真，生於零陵，晚遊中州。所恨不與張顥長史相識。近於洛下偶遇尚書真卿，自云頗傳長史筆法，聞斯語，若有所得也。」據「晚遊中州」之「晚」字，則懷素大曆末年五十五，生於開元十三年之說，與自述相合。

故清淨經貞元元年，年六十一之說，較爲可信。

我們辨明了懷素的年齡和交遊，便可推測爲懷素作歌的馬雲奇的年齡和行迹。據馬詩：「一昨江南投亞相，盡日華堂書草障，」馬雲奇可能類似蘇渙，都是亞相幕僚中的文士。又據「聞道懷書西入秦，客中相送轉相親」的詩句，馬雲奇可能是宦游江南，所以說「客中相送」。送詩的末尾說：「君王必是收狂客，寄語江潭一路人，」相送的地點可能是湖湘之間。統計贈詩歌稱讚懷素草書的，如李白、王邕、戴叔倫、錢起、蘇渙、任華、張謂、盧象等人，幾乎都稱得上是懷素的前輩。馬雲奇詩筆與諸人不相上下，贈詩首稱「懷素年纔三十餘，」他的年齡顯然是超過懷素的。懷素貞元元年（七八五），年六十一，敦煌陷蕃的時間是德宗建中二年（七八一），懷素年五十七。贈詩的馬雲奇必然是六十以上的老翁。馬雲奇遊宦江南後的踪跡不明，以他的文才，亞相的僚佐，如何會淪落到敦煌屈居下僚，是很難令人相信的。只憑卷子上鈔錄了他一首詩歌，和次首陷蕃詩銜接，便認定他是陷蕃詩人，這是輕率不妥當的判斷。

現在我們再仔細抽繹七十餘首陷蕃詩。它全沒有流露老翁的口吻。試想，敦煌邊塞苦寒，每年平均有五個月冰凍，十月結冰，三月末解凍。雨量少，風沙多。每年七八月之間，氣溫最高達攝氏四十四度；每年十二月、一月，最低到零下二十四度，這絕非中原老詩人所能安之若素的。加上被異族拘囚，驅向絕域，這種亘古罕有的遭遇，豈能不向詩辭中流露傾訴！而七十餘首陷蕃詩，這種氣息卻絲毫沒有感覺到，充份證明絕非馬雲奇這類人的作品。試看馬雲奇以後的十二首詩，如「九

日同諸公殊俗之作」：

「登高乍似雲霄近，寓目仍驚草樹低。菊酒何須頻勸酌，自然心醉已如泥。」

作者可以在重陽節隨衆登山，憑高雲近，寓目樹低，這決不像六十老翁隨衆登高的情景。又如「俯吐蕃禁門觀田判官贈向將軍真言口號」：

「怪來偏得君王憐，料取分明在眼前，說相未應惊燕領，看心且愛直如弦。」

俯伏著敵人禁門來遙觀吐蕃的將軍官吏贈送真言，還流露羨慕他們獲得君王的寵愛，這如何像早年歌詠懷素草書的詩人，經過二十年的宦途，垂老漂淪，卻會產生這種異常的心理，委實令人無法置信。再看「途中憶兒女之作」：

「髮爲思鄉白。形因泣淚枯，爾曹應有夢，知我斷腸無？」

詩中說髮爲思鄉而白，形因泣淚而枯，可見作者本來不是龍鍾老翁，而是黑髮壯士，這如何像六十老詩人馬雲奇的形相！

至於馬雲奇懷素草書歌以前的五十九首作品，也同樣可證明不是老人的吐屬。如「登山奉懷知己」：

「閑步陟高岡，相思淚數行。陣雲橫北塞，煞氣暝南荒。極目愁無限，椎心恨未遑。黯然鄉國處，空見路茫茫。」

「夏日途中即事」云：